



跨度·非虚构文库

神池人的厦门

◎ 王秉岐传 ◎

柴
然
著

SHENCHIRENDE
XIAMEN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非虚构文库

神池人的厦门

◎王秉岐传◎

柴然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池人的厦门：王秉岐传 / 柴然著. — 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8. 1

(跨度·非虚构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9775 - 9

I. ①神… II. ①柴… III. ①王秉岐 - 传记 IV.

①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0597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蔡晓欧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18 插页：4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 一 章	不凡神池人	1
第 二 章	乡里第一个大学生	16
第 三 章	青春作伴好还乡	37
第 四 章	居官风雨路	51
第 五 章	责任与方向	61
第 六 章	桂龙第一期	69
第 七 章	举债办药厂	93
第 八 章	弃官从商	104
第 九 章	南翔厦门	129
第 十 章	打造平台	152
第十一章	和自己人作斗争	170
第十二章	从忻州到马鞍山	195
第十三章	父与子	215
第十四章	卖掉桂龙	232
第十五章	鼓浪屿，榕树下	249

第一章 不凡神池人

2013年早春，与老朋友郭新民小聚，他突然讲出桂龙药业被英国利洁时公司购并的消息，令我惊讶不已。他说：“正式收购了，我二爹一家打包退出，在厦门，双方已经签订了合同。”

新民所指二爹，正是桂龙药业集团董事局原主席、董事长王秉岐，本书的主人公。

王秉岐是郭新民爱人王彩玲的二叔，所以新民随爱人叫王秉岐二爹。

不过，新民与王秉岐的交集，已超出了通常我们所说的这层亲戚关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秉岐所创桂龙咳喘宁到北京搞医药科研鉴定会，新民全程参与，做了很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是他负责首都各大媒体对鉴定会的宣传，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消息或报道，无一遗漏。

应该说，新民和桂龙的联系，从始至终，没有断过。

桂龙这一驰名中外的中药品牌，最早的商标设计，即出自郭新民之手。

王秉岐写《桂龙铭》，新民不仅帮助他在文字上进行推敲，当《桂龙铭》成，他即纵情泼墨，写出几幅书作。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王秉岐曾竭力相邀新民辞官从商，加入他的桂龙管理团队。当时新民在长治市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仕途上正处在一个风顺顺水的上升期。可就在那一时间，新民都多有思量他二爹的相邀，想着自个儿南下厦门，开启他人生的“另一番作为”。当然，新民最后没有弃官从商。

“就这样，说给就给，就卖给外国人了？”

“桂龙最后走到这一步，作为拼搏一生的王秉岐，头上不管顶有多少光环，这大幕落下来时，都会有悲剧色彩。”

桂龙本就是一个当代神池神话，不乏英雄主义气概——当年王秉岐在神池县为官，用去他十六年人生中壮丽的年华，可是说声对不起，即辞官下海，另辟他途，扬帆远航了。

二爹王秉岐，同是新民这个热爱故土的神池人的骄傲，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怎么会想到，二爹竟然会用这种方式，为桂龙药业，也为他自己的人生鸣“金”收兵？

“钱是个什么东西。”新民甚或有点恼恨地说。

2

郭新民题为《故乡的深度》的文章，对于神池故园有个历史性概括回顾，也表达了他对故土的深深牵记：

神池古属北狄之国、楼烦故地，当属边塞胡汉杂交之域，自古战乱不绝，烽烟频仍，归属无定，至清雍正三年始建神池县。县龄不长，却颇有高度，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丘陵地区，平均海拔一千五百〇九米，拥有三晋大地上站得最高的县城，海拔一千五百六十米，比东岳泰山还高二十八米。可惜众多神池人身居其境，不知其高，倒是神池的恶劣气候名声在外令人不寒而栗。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东征挺进山西，有支部队近百人在神

池虎北过境，忽遇暴风雪，竟冻死十数人，成为历史上一个沉痛的感叹！神池隆冬常有暴风雪，气温有时低至零下三十五摄氏度，过去冻死人的事常有发生。儿时的我，戴狐皮帽、穿狗皮袜子和毡靴都冻坏了耳朵和双脚，留下终身之疾。神池高寒少雨，十年九旱，老百姓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沙尘暴更是常见，有时“飞沙走石”，刮得昏天黑地，白天还得点灯。女人们出门，围上头巾，还得戴顶帽子，再漂亮的女人也防不住脸上留有被风沙强烈“亲吻”的斑痕（高原红），世代的神池人就是这么生活着、奋斗着。我曾感叹“晋北生大风，芦芽长劲松。紫塞传新歌，神池养精忠”。在人们平常的印象里，神池人往往是敦厚老实正直刚毅的象征，为朋友能够两肋插刀，讲义气不分贫贱富贵，重情意常常忍辱负重，修德性总是坦诚憨厚。神池的山山水水，养育了神池人难能可贵的秉性和风骨，当然也造就了由神池人所建树的特有的文化和风俗。论饮酒，猛而有量，煮酒言情，为三晋之最；论饮食，炖猪熬羊，炸油糕蒸莜面，丰而有精，佳而有味，颇具晋北美食风味；论生活，躬耕劳作，广种薄收，艰辛负重，顽强拼搏，生生息息，无怨无悔；论教育，史载明、清两代境内中文武进士者六人，中举者三十二人，贡生百余人。其中出任户部主事、国子监典籍、翰林院待诏、布政司、知州、知县、总兵、副将、参将、守备、千总等文武之官者数不胜数。特别是清末民初，涌现了两位功昭三晋、荫被后世的著名教育大家——山西大学和山西农大的创始人。一位是光绪十六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朝廷特命留英学者、山西大学堂总监督、中学专斋总理、民国山西省第一任民政长的谷如墉先生（清代张瑞玘《赠谷芙塘》诗赞曰：“先生名望如斗山，先生一出群情安；舌底莲花翻海起，胸中云梦接天宽。”）。另一位是留日先贤、中国农牧专家、创立西北农牧学科的鼻祖李秉权先生。令人遗憾的是，在山西大学百年校庆时，很多人却遗忘了

山西大学真正的首创人谷如墉先生。

由此，我突发狂想，近百年来，三晋大地最有文化的人难道不是神池人吗？当代佛学大师、世界十大名僧、全国政协委员、五台山大住持、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请佛是神池人士。他自幼在宁武延庆寺出家，后浪迹萍踪，佛踪遍及大江南北，而后又高居五台山之巅修行事佛，颇为众僧和佛学界所尊崇。论政要，古有翰林大学士、辽金两朝宰相虞仲文，后有冯爰立、孙吴、李识蒙、谷如墉等贤士仁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挚友、同盟会先驱、光绪留日先贤谷思慎先生。谷思慎留学日本，就读于明治大学政法系，与光复会等革命组织骨干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结为同盟，并拥孙中山为同盟会盟主，被孙委为同盟会华北主盟人，后任“中国革命同盟会”经理部负责人、山西分会总干事，主管山西事务。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神池千余热血儿郎血洒疆场，数百精英南下西进，为打击日寇和蒋军、开创中华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涌现出了李启民、宫榘书、张维民等大批卓有成就的党政军高级人才，其功其绩，世代相传。论药业，三晋名医出神池，仅王氏名医便大可称道。王雅轩先生，承袭六代祖传医术，悉心研究中医学，曾深得阎伯川先生青睐，盛名享誉三晋。胞弟王沛藻承传祖业，精研医术，行医不分贫富贵贱，深受患者信赖和尊崇。

写到王秉岐时，新民用了以下文字：

特别需要赞誉的是孙家湾村王秉岐，开创桂龙药业，发明研制了“桂龙咳喘宁”“慢咽舒宁”等数个品种的特效中成药，并于厦门创建桂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全国著名的药学专家……

该文正是新民为《神池儿女》所写的序言。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会说出那样的气话。桂龙药业的出让，在他这个神池人心中，同样留下了难诉的隐痛。

尽管大家明晓，如桂龙咳喘宁、桂龙慢咽舒宁这样的民族中成药品牌，一经投入人类的健康事业当中，它们实已不属于哪一个个体，诚如药品本身的研制者、开发商、生产厂家，而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的健康财富。如我们吃六味地黄丸，同仁堂的也好，咱山西榆社天生中药厂的也罢，全中国到处都有中成药企业生产，它们是一代代传承并推广下来的。一般而言，我们却不知道它的发明家是谁。中医学浩瀚的文化传统承载着古往今来无数贤能仁达的智慧奉献结晶。无论其为伟大的李时珍，还是伟大的张仲景，抑或出自伟大的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或者战国时期集成的伟大的《黄帝内经》。



新民在前年春天的小聚中，能和我讲出这番话，其原因是我知道王秉岐和他的桂龙药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成就的辉煌，为咱山西争了不少光，它是金字招牌，是“国宝”，用过药得以医治的病患，更是口口相传。我很早便认识王秉岐本人，时间能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王秉岐还在神池县当公社书记、任工交部长的那个时段。到桂龙咳喘宁正式研制、开发、产品上市，还隔着好几个年头。他也还没有坐到县卫生局局长兼县人民医院副院长这个职位上。

和他结识，是在我来山西迎泽宾馆。我们这一批新员工当中，有神池家男女参半十余人，年龄都比我冒点儿，俊男靓女，个个好人才。

王秉岐来太原开会、办事，多来找李太平。另两个是张维全、王福。他们仨，俩服务员，一个炊事员，都是我的好朋友。李太平后来还给我当过小组长，管过我几个月。王福，最早和我一起写诗，初始两个人弄古体

诗，经常在一块儿头碰着头研究王力的《诗词格律》。他是炊事员，志趣却在普希金、郭小川，和我这个小服务员一样。

我不爱打问他们的情况，弄不清他们来太原是否得到过王秉岐的帮助，知悉的是他当年在神池义井当公社书记时的通信员，名李福，也在我们这一批新招来的员工当中。但李福在迎泽宾馆待的时间很短，好像新员工培训一结束，便分去了晋祠宾馆，后来去了省人大。

晋祠宾馆那面，另一个和王秉岐关系好的，那是振生，也是我们这一批人，起初也是楼层服务员。如李太平一般，振生和王秉岐的友谊，亦保持了几十年之久。较为特殊的，是他们间还属两代人的友情：振生的父亲，那在神池解放前夕，就是郭新民父亲郭伦——以前的老神池县委书记的通信员，后来在县上，和王秉岐亦多有交集，关系融洽、良好，走得很近。

这年里王秉岐已在中年，但他似乎有超越年龄界线的本领，人又看着显年轻，很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实然对他有爱戴之情。太平他们几个谈起他，就有种为之骄傲的自豪感。“人家是老山西大学的大学生，会俄语、会英语，懂医、懂药，还会自己做药；人家给很多人都看好过病；好些病，外面的大医院都没办法，说是不治之症，可是照人家开的药方子抓几服，吃个三天一星期，好了。”

另是：“我们王部长，年轻时候就背过上千个汤头。”

敢情弄得你一头雾水。事实是，他在县里抓农业、抓工业、抓商业都是把好手，都有比较突出的成绩。尤其作为工交部长，更是使神池的工业更上层楼，不仅恢复并保持了神池的山西省重要工业县的发展势头，在他手上，神池县还创办了几个国营大厂，工业形势相当喜人。

在今天人们淡漠的意识中，早年的神池工业多保持在省内的高位——曾一直排在全省工业县的第二十一位上，这正如王秉岐当年上山西大学学英语一样，对于这么个荒僻小县，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从1957年开始，神池能从一个干脆无工业的农牧小县一跃成为省内的工业强县，其时任县委书记的郭伦，居功至伟。

郭伦，1957年动员群众，把战争时期遗留在阳方口的旧火车头拉回修理后发电照明，并以此为动力，建成了晋西北第一个配套齐全的机械厂，该厂当时生产的牛头刨、水泵、脱粒机远销省内外，名噪一时。

机械厂的成功，又使他们办起来更多厂子。

这其中有：神池酒精厂、神池农机厂、神池水泥厂、神池地毯厂、神池粮油厂、神池磷肥厂、神池食品厂、神池砖瓦厂、神池粉丝厂、神池铁合金厂、神池轮胎厂、神池铁木业社、神池汽修厂……

神池工业，从无到有，先是成为西八县（宁武、静乐、神池、五寨、岢岚、河曲、保德、偏关）的龙头老大，立足整个晋西北，可和原平、定襄这样的大县一较高下，然后又跻身全省工业大县之列。

王秉岐说：“但神池工业曾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恢复并不容易。有政策，还得有相应的好办法，保证一个发展的连续性。基础是一点点地打下来的，从新民父亲郭伦那里，一直到我们这一批人手中。”

我对当年王秉岐的印象，首先是干净、整洁，其次是他北人南相，虽瘦小却精壮，头发黑亮，精神振奋，肤色也格外白皙。他亦生有一双美目，目光坚定，深邃，顾盼生辉。另他喜欢穿布鞋，说走起来合脚、轻便。

大家伙儿也讲他不像神池人，没有荒寒高原——边塞紫外脸型风格。

另一强烈印象，是他有理性的力量。这不仅限于一般性辩证看问题，讲求社会学和方法论。他思维缜密，谈话训练有素，逻辑结构层层推进，亦有赖于他天生的领悟力非比寻常；他生性倔强、认真，办事的毅力和决心是令人惊叹的。

前段时间读《乔布斯传》，上面有一句话：“乔布斯始终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他认为，世界上的某些人，如爱因斯坦、甘地等是特别的，是被上帝选中并受到启示的。当然，他认为自己也是其中之一，这也形成了他独特而自我的个性。”

王秉岐恐不会认为他是上帝专门选派来的，但他坚信，他所开创的桂龙事业造福于人类：

秉华夏仁术之道，创国粹桂龙药业，立世已逾十载，常瞑而思之，研而精之，苦而求之，恒以康健民众为宗旨，不敢稍有怠惰。

他在《桂龙铭》里写道。

前面说了，王秉岐来太原，便会到迎泽宾馆找李太平，由李太平来为他们安排食宿，办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反过来说，有好些年李太平回神池，都住王秉岐家。当时太平家还在乡下，没有搬到县城。

王秉岐的夫人摄连珍，早年上过卫校，是名副其实的中专生。她还是一个典型的神池女人，泼泼辣辣、风风火火、敢作敢为，另又慎思严谨，主意拿得真，吃得了苦，受得了罪，所谓：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像丈夫王秉岐一样，摄连珍也把太平既当小兄弟待，又当跟前一个大孩子待。

王秉岐的长子王俊新——2008年至2013年出任桂龙药业集团总经理。正是在他手中，桂龙的产值连年递增，到2012年，也即桂龙售让英国利洁时公司前一年，做到了年销售额五个多亿，实现利润一个多亿，创公司业务增量第一。

俊新早年在神池，即和太平投缘。太平一回来，俊新学都不想上，要跟他玩儿。后来俊新到太原上学、进修、工作，太平对他多有照顾。

俊新呢，心像他父亲，刚毅、倔强、不居人后。他有自己的见解，敢于据理与父母争执，亦能另辟新路。

俊新早先有一段恋情，难以释怀。后来在厦门，也一个人住，不思回家。特别是由那时开始，他多年不搞对象，不恋爱，不结婚，王秉岐、摄连珍老两口，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俊新是长子，是后来才结的婚。俊新的娇妻是咱山西运城那面的人，两人由人牵线结识于京中，也就是他父亲在京看病之时。可以说，父亲生病，当然还有这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让俊新回心转意，短时间完成了这段好姻缘。俊新和妻子的年龄悬殊，妻子可能要小他一轮还多。高学历，都市白领，人很文静，身材婀娜，长得亦美。山西运城那面，多是些肤色差次、长相一般的女流之辈，忽而一个白皙、高挑、亮瞎人眼睛的美女出现，神闲气定，风光占尽。

俊新 2007 年前负责桂龙华东市场的开拓，人多在上海。当时，他正赶上中国股市那波大牛市，先后投进去六百万元，几番折腾，资金竟打了好多个跟斗，上证指数冲击六千一百点前，他手中的股票全部抛出，真正赚了个盆满钵满，不用发愁钱了。

这和他父亲 1991 年到厦门，不久便拿出桂龙咳喘宁生产准字号批文作抵押贷款买房子，低位入、高位出，几番易手，即赚取了桂龙厦门总部的启动以及有一定规模的发展资金，异曲同工。

有头脑、有胆略，赶上了好时机、好运气。

俊新的女儿前年出生。弟弟俊义的女儿则上了高中。

俊新和太平的交往，一直没断过。后来这些年，作为集团公司的总经理，俊新忙得抽不出身来，是自然的。然则俊新但凡回山西来打理业务，他都会像当年父亲从神池上来一样，哪怕多留一日，也得和太平见见面，吃顿饭。

这样的缘分，不是一个简单的老乡关系就能有的。

其实，在太平身上，亦能看见王秉岐的影子。

印象深的，第一太平也那样爱干净；第二是工作、生活的条理化；第三或者说更具有神池特性：谈不拢，合不来，管你天王老子，滚你娘的——啥事也不能。王秉岐眼睛里揉不下沙子，为此他常做出一些决断来，甚至不计遭倒霉、受损失，是“底线的坚守”，也可说是圆融不够。在太平，这“滚你娘的”对他的进步便造成过阻碍。还是我常爱说的那句：带着生身土地的不肯臣服。山里人那股子犟劲儿，非神池家独有。

晚近，王秉岐因遭受病痛折磨，有时说事情，心理上多波折、逆反。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夫人、孩子，他都说不了几句好话，还总呛他们，说他们文化少了、读书少了、妇人之见了。俊新年轻时把好时光都混过去了，离他寄予的希望太远、太渺茫。一日，他甚至否定自己辞去公职以前在神池大干工作那十六年：“多好的年华，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全浪费了。”关于神池、忻州、整个山西，他都出言不逊。这样，倘若你不理解他，不能设身处地为他考虑，单听他病中抱怨，你还真以为他对家人、对神池、忻州，包括整个山西，有多深的成见、多大的怨怼呢。（这可能会起到一些缓解病痛折磨的作用？）“老王犯浑呢，你别听他的。”夫人摄连珍多有理解。然而，你必须说，它之实质，王秉岐与家人的关系，与神池、山西的感情，只能是：爱之深切。王秉岐是一个家庭观念极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故乡观念极强的人，还是一个山西人在外成就大事业的表率。这样波折、逆反的表达形式，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倒似一个小孩子在母亲怀里闹觉。

现在，简单说他的老乡观念，有一个明证，这是在厦门，他自己身边，多围绕、忙乱的，净是咱神池人，神池亲戚也不少。

你置身在那样一个美丽的祖国南疆岛屿城市，冬日里花朵竞放，万木葱郁，与我们黄风滚滚的黄土高坡形成巨大反差，特别是你心理准备不足，忽见这么多的神池家在高尔夫区（厦门一个富人别墅区）出现，说着神池话，脸上皆神池表情——当然说不上有多丰富，但憨态可掬是一定的，便觉得怪有趣的，有种莫名的惊诧。是王秉岐的病情不容乐观，大家忧心忡忡，使这种神池氛围多添加了几分严肃、凝重。

对，神池人在厦门。这个不知道他们是否做过统计，倒是从王秉岐的司机口中得知，这二十余年，王秉岐拉拽出来的神池乡亲，至少以百计。这是在厦门，还不包括当年神池药厂和现在忻州桂龙公司的神池籍高管和神池籍员工，当然还有安徽马鞍山桂龙药企的情况，那边也有一定比例的神池人。仅在厦门，跟着先生致了富发了家的，即可开列一张名单。

对于王秉岐售让桂龙药业的决定，李太平和郭新民并没有两样，都是很惋惜、很失望的。实际上，在桂龙售让利洁时公司签约以前，郭新民和李太平不只是对此有所风闻，王秉岐分别和他两人都有过交流。当然了，他们亦曾为之而感到忧虑。但是，他们不曾想到，王秉岐的动作会这么快。决断一出，没有了回旋余地。照他俩当时的想法，即便走到谈判桌上，那恐怕也不能完全遂了他的心（还有，谁家能出得起那么大一笔钱，来买下桂龙这个大摊子？这可不是个一般的数目）。预想着，售让的事情进行得不妥当，中间再由大家来做工作，那倒很有希望逐渐打消他售出公司的决心。

这些年俊新作为桂龙的总经理，良好的市场业绩则摆在那里。桂龙很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但王秉岐售让桂龙，也得到了部分好友的理解。曾追随过他好多年的老友张志礼和他通话时就积极赞扬。后来我到忻州采访张志礼，张志礼就此还特别强调，认为这是王秉岐走得最妙、最老辣的一招，激流勇退，最是难得。“正当桂龙公司事业蒸蒸日上，王秉岐已看出，他们这样的家族企业模式，不可能再向前有更大的发展。”

（他实际上是把他这桂龙品牌推在了一个更高的国际化平台上。）

王秉岐向来注重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始在 1991 年中外合资企业成立、桂龙进驻厦门初期，他即多方着手，物色现代化管理人才。他不仅为桂龙请来过多个优秀管理团队，也曾多次派出过自己的管理队伍到香港等地学习、取经。

在俊新当总经理之先，王秉岐已用过几个大总经理，每个还用一段时间。他们基本都是国内叫得响的职业经理人，圈子里（业界）能排得上号的。其中像邱波等人，工作干得并不坏，能力非比一般。

这些人才翘楚市场脉搏号得准，辛苦也有，效益也就差不了。

不过他们的问题也明显，首先是个人的诚信观念。这是个共同性问题。对你的人不忠诚也就罢了，关键是他们对桂龙这个事业也不忠诚，有人甚至把社会上一些不好的东西带到公司。

这你就不能阻止他了。王秉岐说，我的桂龙不是世外桃源，但它是很干净的，不能受你的荼毒和污染。他们中有人甚至破坏董事局内部的团结，扬言只有搞乱你们这个家庭，你们一人一条心，他们这样的人（高级经理人），在公司才能站稳脚跟，才有更大的发展、更多的上升空间——挣到更多的钱。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已经不是什么个人才能的问题了（你甚至可以说他们很有才），这是做人的问题，道德问题。

这番话，王秉岐曾向几位朋友讲过。这也是他晚年的一个心结。有时他真犯疑惑，有时郁闷，整夜无眠，甚至认为自己不理解这个社会了。

这样，他把俊新扶在了总经理任上。

俊新小时候调皮捣蛋，不听话，学业与他的期望值大相径庭，早年在外地找对象也不和他商量，搞得他满心不悦。他对俊新的任意随性颇多失望，认为俊新光知道要。后来俊新来了厦门，又与家里话多不投缘，他还不爱回家，自己一个人住，似乎并不把他们这当父母的放在心上——有这么些的烦心事，却也让他怀疑，俊新就这么着下去，怎么可能子承父业、光大桂龙事业呢？

俊新能让他另眼相看，实乃因俊新前后主抓了华东和西南两个大市场，绩效斐然，为公司创下丰厚利润，向他交出一张一百二十分的答卷。优异的绩效、巨大盈利数字放在面前，儿子的形象在他心目中也光鲜起来，令自己耳目一新。

俊新起先到上海去开拓华东市场，他什么都没给，就一句话，有个公司政策，由他负责就是了。俊新原以为，反正家里上海有套房子，人有个地方住就成。结果他去了，房子倒挺大，毛墙毛地，什么也没有，他人还得寄居在朋友屋檐下。

那时候俊新手里也没什么钱，是他母亲怕俊新受了罪，背着他，偷偷拿出来私房钱，塞给俊新二十万元。俊新就靠母亲给他这二十万和公司的

政策，第一年，在那边就挣了二百万元，并且还富了一圈跟着他干的人。

前面说俊新炒股，用的正是这样赚来的钱。

俊新说，钱在他个人账上，也没有什么别的用途。他对股票并不大懂，入股市也还是因为有朋友是股票分析师，也帮人做股票，俊新多听人家的指导，买卖都是。

俊新执掌公司业务，以改革创新业务发展业务，以人为本夯实市场基础，销售业绩翻了几番，这是前任、前几任都不可望其项背的。实际俊新工作上有一个特性，那是他自己并不多干活，也非什么抓大放小，他主要是能够找来合适的人跟着他干。政策定下，由他们主导，让他们把自我的潜能发掘出来。

和郭新民一样，李太平在与王秉岐个人交好外，对他所创桂龙事业，也尽过“绵薄之力”。

1985年9月，王秉岐到北京去进修，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教授的研究生，因完全属于一厢情愿，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一流的中医高研班会不会接纳他，是抱着撞大运的心理去的。这一路上，就有太平陪同。

太平是请了事假跟着他去的北京。这时太平在京中已建立了一些关系，所以在吃、住、用车等上面，仍由太平来料理。

太平就是他的后勤保障。最终，他争取到了上高研班进修的资格，我国著名伤寒论大家刘渡舟教授和我国著名方剂学家王逸之教授，成了他的导师。

1987年，北京搞桂龙咳喘宁科研鉴定会，太平又去了。

这一次，太平和新民走在了一起。新民主外，太平主内。太平肩上挑的，是整个科研鉴定会的后勤保障供给，一点也不比新民轻松。新民写报道弄资料的同时，太平那自是在落实酒店、看场地、订车辆、布置会议大厅，忙乱这些。

桂龙咳喘宁科研鉴定会大获成功，受到八方好评，除却选题切中，疗效肯定，物美价廉，适用性强，权威专家一致肯定，也和会场选在北京饭店有一定关系，规格高呀！说当年这北京饭店，可不是你普通人说掏钱包